

名字不过是个符号,名字里的记忆与传说,才是一座山真正的魂魄

山的名字

□ 谭国色



立夏晌午,与好友倚窗对坐,壶中茶汤正沸。话题从好友新作聊开去,散漫地拂过故乡的山川、风土、人情,乃至各地文旅的种种风貌。阳江的山、水、文、旅,自然是品评的一隅。前段时间网上讨论热烈的“烂头山”改名一事,便成了闲谈的重心。

缘分这东西,着实奇妙。谈话间,坐在阳台的我,不自觉地朝那座山的方向望去。初夏薄雾的空气中,曾是我儿时归家坐车的“烂头山”,影影绰绰浮现在远方。这无意的一瞥,教我既惊喜且喜——离开乡下进城四十载,原来家山一直在身边,从未远离。

依稀记得五六岁时,我便跟着哥哥步行去20多公里外的对岸村探望外公外婆。每次出门,母亲总要叮嘱一句:“回来时,就朝烂头山的方向走。”那座山,便成了我回家的坐标。长大后,有人问起老家何处,我总会带上一句:“烂头山那边。”忆及此处,一股浓浓的乡愁涌上心头。“走,爬烂头山去。”我说。

烂头山,位于阳东区雅韶镇朝村东面,距阳江市约十公里。说走就走,我从城南出发,由朝村东面一条小径进入,先后穿过西部沿海高速与江湛铁路的高架桥底,不过一刻

钟车程,便到了山脚下。烂头山并不高耸,海拔约270米。为节省时间,我没有循着那为植树而辟的山路绕行,而是沿着雨水冲刷形成的山沟,径直向山顶攀爬。正因如此,我反倒对这山有了更直观、更清晰的了解。说来惭愧,虽说在这片山峦下长大,竟是我46年来头一回爬烂头山。

山是红土,夹杂着碎石,土质松散。近日下过大雨,山沟里的石头被冲刷得干干净净。凑近细看,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石头”并非完整的石块,但无论大小,它们都有一个鲜明的特征——由大大小小、色彩斑斓的鹅卵石紧密包裹、胶结而成,仿佛无数颗鹅卵石被水泥牢牢黏合在一起。借助网络识图对比,原来这些“石中有石”的石头,属于沉积岩,地质学上叫作“砾岩”。而那些圆滑的鹅卵石,则是远古山间河流冲刷、搬运、堆积,而后胶结成岩的。因为地壳运动,原本深埋地下的砾岩层被整体抬升,经千百年风雨剥蚀,软弱的胶结物被雨水溶蚀,化作一个个孔洞,而坚硬的砾石,则得以留存下来。

爬到半山腰,只见整座烂头山上到下,满布着这类大小不一的砾岩。

山巅之上,矗立着一块巨石——想来,这便是山名由来的原因之一。因山顶全都是石头,少长草木,远远望去,光秃秃的,确实如同一座“烂”了顶的山。怀着好奇,我加快步子,直往山顶攀爬。

登上山顶,才发现那并非一块完整的巨石,而是一堆砾岩。它们从南到北,一字排开,宛如一面巨大的天然屏风,立在疆城的东南面,遮挡着风雨,默默守护着整座城市。

站在岩石上,视野豁然开朗。西边远处的疆城,尽收眼底。东南方,蔚蓝大海奔腾不息。山脚下,高铁飞驰而过,高速公路上的汽车络绎不绝。望着山间那些嶙峋的石头,再看着山顶这堆砾岩,我不禁想起了儿时听过的“烂头山”故事。附近村里的长者说,明朝、雅韶一带,远古时期或许是海洋,烂头山便是那时隆起的。后来发生大地震,巨石从山顶滚落,散布在山坡上。查阅资料,阳东区的确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在漫漫长河长河中,这里曾经历过沧海桑田的巨变。

回头再想“烂头山”改名一事。我以为,改名并非当下最要紧的事。“烂头山”这个名字自古便有,它一直在默默诉说着千年百年的变迁,也

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在文化不甚发达、迷信思想流传的古代,人们尚且不避讳、不曾嫌弃它名字的粗鄙,倒是今天,却因不够好听、不够吉利,而想把它从记忆中抹去——这一点,实在值得深思。

“烂头山”这一名称,形象又直白,它道出了这座山自身的特性,也承载了与之相关的种种传说和故事。譬如那个有趣的传说:此山曾与附近的崖鹰山比高,戳破了雷公的裤裆,惹得雷公大怒,一道闪电劈将下来,奔流的岩浆瞬间凝固,便成了如今这满山怪石。还有一说,此山曾不断疯长,顶破天穹,雷公惊醒后怒不可遏,将山顶劈去大半,碎石崩落,散遍山野。这些虽是神话,却给这座山增添了几分灵性。

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如今全国各地文旅争奇斗艳,我以为,当务之急不是给“烂头山”改个文雅的名字,而应当讲好“烂头山”这个名字的由来,讲好它背后的故事,挖掘它独特的地质成因。此外,我们能否将其保护起来,打造成为本地学生游学的天然“地理园”?要知道,名字不过是个符号,名字里的记忆与传说,才是一座山真正的魂魄。

诗苑

烂头岭

□ 欧家庆

你的名字,与古人目光有关——
但你沉默。千万年前,从海上浮起来
鲸鱼大白鲨惊恐,从你头上逃过
把你满头青丝刮落深渊
变成一个秃子
露出白骨似的岩石

风雨不断抚摩你的头颅
风化了,变成尘埃
一条鱼不能再游过你的额头
一只鸟也不忍心飞过你的脸
一条藤蔓也爬不上你的伤口

阳光,是一味诚实的中药
却堵不住流血的缝隙

晨光未露,我从石围村出发
烂头岭,躺在云海里
我想早起,会在绿道上

遇到诗人提着灯笼上山
留下的那一抹浪漫灯火

可一路邂逅的是松风
那是千年的鱼在呼吸

三个小时后
我爬到山顶,双脚发软
一阵雨烟漫过
“我在烂头岭等您”的招牌

山顶耸立一块巨大的石头
山风吹走了风化的皮肤
又是一道创伤

我拿什么
来拯救你
只有等待远去的潮汐
再次归来

词语为炬,照亮人间百态

——读林萧诗集《风吹人间》

□ 邹天顺

《风吹人间》林萧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花山文艺出版社

青年诗人林萧的第三部诗集《风吹人间》如一阵清新而厚重的风,掠过文学原野,走进了大众视野。这部收录130多首发表于《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等重要报刊的诗歌的集子,不仅承载着喜悦、忧伤、孤独等丰富情感,更以深邃的思考叩问人生与存在的哲学命题。

诗集第一辑“延迟的雪”以亲情为核心主题,收入的诗如冬日暖阳,细腻描摹出亲情中的温暖瞬间,同时蕴含着对生命苦难与时光流逝的感慨。

《雨后》中,孩子避开蜗牛的稚嫩举动,展现出孩童的纯真与慈悲,与成年人“笑里藏刀”的复杂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亲情中最本真的美好;《秋收过后》聚焦父亲在田野中搜寻粮食的场景,“被遗弃的稻穗”“发芽的花生”等细节,既写出了父辈的勤劳与坚韧,也暗含着对贫穷岁月的无奈。此外,组诗《写给女儿》更是对女儿的疼爱与期许展现得淋漓尽致,从女儿在母亲腹中时的期待,到成长过程中的点滴趣事,再到面对疾病时的担忧,每一首诗都饱含深情,成为亲情书写中动人的篇章。

诗歌的灵魂在于语言,在诗集第二辑“词语光芒”中,林萧对词语的打磨可谓精益求精,每一个词语的选择都经过深思熟虑,最终让文字在诗中焕发出鲜活的生命力。

《命名》一诗,将词语的创造性运用发挥到极致,“将杯中残留的水命名为大海”,“残留的水”本是微不足道的存在,容量微小、形态普通,但在诗人的笔下,通过“命名”这一动作,被赋予“大海”的辽阔、深邃与包容。诗人通过“命名”,将松油灯的微光提升到太阳的高度,不仅展现出丰富的想象力,更传递出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即使是微小的光芒,也能拥有照亮世界的力量。“将脚下的尘埃命名为一万座大山”,“尘埃”渺小到可以被忽略,而“一万座大山”则气势磅礴、巍峨壮观,这种巨大的反差在词语的碰撞中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让读者感受到诗人对事物价值的独特认知——平凡事物中也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炼金术》一诗,同样展现出林萧对词语的精准把控与创造性运用。从潺潺的水流中,提炼/黎明的白、暗夜的黑,“提炼”一词本用于化学或冶金领域,指从混合物中提取纯净物,诗人在这里将其用于“水流”与“黎明的白、暗夜的黑”之间,赋予“提炼”新的含义。“借助阳光和雨露,一次次/糅合/锤炼,增强语言的柔韧度”,通过“糅合”“锤炼”,生动地描绘出诗人对语言进行反复打磨的过程,如同铁匠锤炼铁器一般,通过不断地敲打与塑形,让语言变得更加富有延展性与生命力,“语言的柔韧度”这一表述,将语言的特性具象化,让读者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诗人对语言艺术的执着追求。

诗集第三辑“沿江而下”以生态

为主题,收录了围绕北江及周边地域相关的诗歌。这一辑的诗歌充满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同时融入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

《北江谣》中,“北江”被赋予生命与情感,“江心岛是北江的一颗棋子”“江水奔向远方又绕回”等描写,展现出北江的灵动与包容,而“放生”“钓鱼人”“渔民”等元素的加入,又暗含着对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平衡的关注;《在江心岛,我想与一只鸟签署协议》则以独特的视角,表达了人类渴望与自然生灵和谐共处的愿望,“十步之遥”“五步”“三步”的距离描写,凸显人与鸟之间的隔阂,而“交换空气和水”“交换信任与语言”的期许,又传递出打破隔阂、人与自然共生的美好憧憬。

诗集第四辑“乡村叙事”聚焦乡村生活,这一辑的诗歌如同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承载着诗人对乡村的记忆与眷恋,也蕴含着对时光流逝、乡村变迁的感慨。

《偶遇七星瓢虫》中,“七星瓢虫吃蚜虫”“发动直升机”等生动的描写,将乡村田野中的微小生命刻画得栩栩如生,展现出乡村生活的鲜活与趣味;《老房子》则以“老房子喊乳名”“月光爬进枕边”“老鼠在墙缝生育”等细节,勾勒出童年乡村生活的场景,“白发秃顶、牙齿掉落的老房子”如同衰老的父亲,承载着诗人对故乡的思念与对时光流逝的无奈。

诗集第五辑“清水人生”以人生感悟为主题,这一辑的诗歌如同中年人的人生独白,充满了对生活的思考与对心灵的审视,展现出历经沧桑后的从容与豁达。

《美好》中,“农民工骑着破单车穿行在堵车队伍中”的场景,与“夕阳余晖将他染成金色”的画面形成对比,凸显平凡生活中的卑微美好,传递出对生活的热爱与感恩;《清水人生》以“清水”为核心意象,对比“昂贵的酒”“精美的饮料”等,表达了诗人对简单、纯粹生活的追求,“体内是一条缓缓流淌的河”的比喻,展现出一种包容、豁达的人生态度;《中年之境》则以“忘带钥匙、手机”“在北江边散步”“听蝉声”“看秋叶”等日常场景,勾勒出中年人生活的状态,“一段路,也是一场修行”的感悟,传递出对人生的深刻理解与对生命的珍视。

诗集第六辑“玫瑰表情”以爱情为主题,这一辑的诗歌如同呢喃细语,细腻地描摹出爱情中的甜蜜、担忧、包容与坚守,展现出爱情在岁月中的流转与沉淀。

《游泳》中,“她为我套救生圈、绑红绳”“检查我全身”的细节,展现出爱情中的担忧与呵护,“我把北江搬进游泳池”“放弃游泳爱好”的举动,传递出对爱情的珍视;《当我老了》则以“额头的沟壑”“体内的河流停止喧嚣”等意象,勾勒出晚年的景象,“你的步伐如少女般轻盈”“记录青春、梦想与爱恋”的表述,传递出对爱情岁月相守的美好期许。

在“词语光芒”的照耀下,《风吹人间》中的亲情、爱情、自然、乡村、人生等主题都焕发出独特的光彩,让读者在感受诗歌美感的同时,也能深刻体会到人间的温暖与复杂、生命的珍贵与无常,获得心灵的滋养与思想的启迪。林萧以“词语”为炬,照亮了人间百态,也为当代诗歌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思考。

(作者系清远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立夏,回望乡野

□ 文/图 徐渭明



这世间,大凡美好的,都是短暂的。一转眼,乡野已经一片翠绿,那些热烈喧闹的春花,那些明丽动人的色彩,仿佛一夜之间都消失得无踪可寻。

春的脚步就这样匆匆。她在我的江南,在那些被水流和雨帘分隔成韵的田间地头 and 山岭高坡。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古人如此赞赏春天的乡野。

在市井并不太发达的古代,已经有人在比照城乡之间春天的差异。诗人永远是敏锐的。

乡野的春天,是本真的。世上任何你想象得到的色彩,都可以在这个时节里找到;世上所有可能的梦想,都可以在这个时节里放飞。

走在春天的乡野,孩子们会从芬芳的空气里,感受成长的喜悦。走在春天的乡野,年长的人会在满怀的春风里,回归童年的家门。

白玉兰,油菜花,紫云英;香雪海,杨柳风,樱花雨;豆蔻年华,桃李芬芳,惠风和畅……

一个一个地,我们念唱着春花的名字以及关于春天的美丽词汇。但是,还没等我们念完,乡野的春天,已倏忽返身了无踪影,“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只剩下一些诗句,一些歌声,一些往事,在大片新绿的边缘,随风飘逸,仿佛在彩排一场盛大的告别。

还有这些春花的留影,还有这些盛开的季节往事。

站在立夏的门口回望春天,春天还在不曾作别的绿树阴深处。

文史杂谈

契石与契树

□ 林祥悠

前段时间,与文友们一起到阳西去。在双鱼城,不但看到刻着“双鱼城砖”的砖块,还看到传说中的“石狗”,以及会不断长高的“石人”。

双鱼城人似乎对那些高大的、异乎寻常的石头特别崇拜。他们会在石头上贴“福”字,也会在石头下列香烛陈水酒等。这些长相特异的石头,全立在城中巷道之旁。车来人往,人人皆可看见。可是,前几次我们到双鱼城时,却把这些石头忽视了。大概那时离春节已远,春节时贴于石头之上的“福”字,早被风侵雨蚀殆尽,不可复见。同时,也因为我没有熟识本地之人专门导游。

除了对石头产生崇拜外,双鱼城人对城中那些特异的榕树,以及“鸡公花”树,同样崇拜。在文昌阁前,种着几株“鸡公花”树。树不甚高大,当地人称为“圣树”。“圣树”下立着一块精巧的石头,石头上刻着“姻缘树”三字,石前插满香烛,丛丛艾

草环种树下,树下落满“鸡公花”。双鱼城人之所以对“鸡公花”树产生崇拜,大概是取其花繁子茂之故吧?

小时候,在我们村子里,也散种着好几棵“鸡公花”树。树很高,很直。春天,这些“鸡公花”树开出一头树橙黄色的“鸡公花”,远远看去,如满天空锦。每天清晨,村寨里的孩子刚从床上翻起来,就会争相跑到树下拾取那些落到地上的“鸡公花”,用绳子一朵朵串起来,做成手链项链脚链及戒指等。有一年春天,我与朋友到边海村参观红色基地,看到某处路边也种着好几棵“鸡公花”树。可是两地的民众都没有对“鸡公花”树表现出如双鱼城人那般的崇拜。

在双鱼城中,路边道旁也种着好几棵古人遗留下来的高大榕树。其中有一棵特别与众不同,它长在“石山”之上。或许正是因为它的特异,双鱼城人认为它与神异相连,便也在树下石前插满香烛,摆上酒水,还立了一

土地神位,以供人们拜祭。后来,我们到大洲村参观时,在“恬斋公书室”后面,也看到了一棵被村民们格外崇拜的异常高大的榕树,纵横交错的枝丫上,系满了红色的绸带。看来到榕树下祭拜及许愿的人挺多。忽然想起,有一年去云浮,在某处村落,也看到一棵长相特异的榕树下插满了香烛,繁茂的枝丫上挂满了祈福的红色绸带。

广东各地似乎都有拜祭奇石异树的习俗,并且源远流长。清光绪五年(1879)《广州府志》:“粤俗尚巫鬼”,民众“遇一顽石,即立社;或老榕老荔之下,指为土地,无所为神像。向木石祭餐乞呵护者,日不绝。”甚至,一些人家还把家中子女的名字预先写在纸上,祝于神前,祈求神收为契子契女,以便好养易育。小时候,在村庄里,我犹能见到不少老人常到大道之旁的一棵大榕树下祭拜,口中念念有词,许下各种福愿。听老一辈的说,

在北惯某处大道之旁,曾经种着一棵高大的樟树。每逢四时入节,一大早,树下就会聚满燃香点烛的人。即使闲常时候,每天清晨,到樟树下祈福的人也不在少数。后来不知何故,这棵大樟树被人砍掉了。如今,在村庄里,到老树下拜祭祈福的习俗似乎也随着消失了。

然而,到奇石下祈求的习俗,在阳东一带依然有所保存。先前,很多多次到东平鸳鸯石一带游玩时,见到不少站立在鸳鸯石之下燃香礼拜的男女。礼拜完后,还要一起站在鸳鸯石下拍照留念。——天地之下,一些朴素的崇敬自然的行为,如风一般在民间悄然流淌激荡。明嘉靖《广东通志》云:“民间有拜石之俗,谓之大木之傍,谓之契石,大木之傍,谓之契木,湖水之傍,谓之契湖。有生子难育者,则祀焉。”可见,明朝时的广东,除了契石契木外,民间还有契湖的习俗。可是,契湖者,不复见也久矣。